

孔子達

奇怪



在加拿大的城市中，卑詩省的素里及域多利，月前經已仿照西雅圖的辦法，推行「單車巡邏」計劃，收效與西雅圖大致相同。

亞伯達省的卡加利，亦開始推行。

「溫哥華市中心區的交通，比域多利更擠塞，更多單車行路。」葛拉第說：「因此這項計劃對溫哥華市的效用更大。」

雖然西雅圖並沒有發表聲明，警務處交通組主任白烈庭督察 (Inspector Gordon Pice) 已加以反對。

他說：「這是一種跟隨潮流的盲目跟風。」

「單車巡邏委員會」聯絡人，哥頓·布賴斯市參事 (Alderman Gordon Pice)，則不同意「跟風」的說法。

他說：「我覺得葛拉第說得有理，單車巡邏計劃應該有效。不過收效究竟會有多少，目前則難以預測。」

布賴斯市參事，這件事還沒有在市議會提出，但是溫哥華警方在該處認真予以考慮。

美國西雅圖證明經濟實用的「單車巡邏」計劃，雖然獲加拿大若千城市仿效，溫哥華市則仍然極力抗拒。

溫哥華市議會有人認為，溫哥華也應該照做，以填補警政的一個「盲點」，警方却表示不願「跟風」。

三年前，西雅圖警務處首次組成「爬山單車巡邏隊」，以對付市中心區交通繁忙地帶的毒品及街頭罪案問題。施行以來，大著成效。

西雅圖警方發言人保羅·葛拉第 (Nelson Molachan) 說：「我們在市中心區捕獲疑犯的數字，比較以前用巡邏警車或電單車，多達五倍。」

「單車巡邏」計劃的成本與效用比較，又最符合經濟原則。

以西雅圖為例，裝備及訓練二十個單車巡邏警員，只能裝備一點五部巡邏警車。

「換言之，」葛拉第說：「費用只是百分之五左右。」

「單車巡邏」計劃，係由葛·牙和的一個相識構想出來。

葛拉第於八月中旬曾經來過溫哥華，企圖推銷這項計劃，但結果失意而歸。

溫哥華警務處長司徒華，似乎態度堅決，不予考慮。

他其至對葛拉第的演講，也好像曾加以阻撓的跡象。

葛拉第的演講，係由市議會「單車巡邏委員會」所贊助，在一次公開會議中舉行。

但是司徒華事前曾致電該委員會主席尼爾遜·麥勒倫 (Inspector Brian)，質問他把葛氏介紹出來演講的動機。

因此有人認為，這次公開會議並沒有獲得溫哥華市警務處贊同。

葛拉第在演講中說，由於市中心區交通擠塞，巡邏警車甚至電單車，都往往無用武之地，而徒步的巡邏警，又無法顧及每一條街道。

「但乘坐爬山單車的巡邏警，」他說：「則可以克服這些障礙。他們可以經常窺伺不法之徒，合對方處於被動地位。」

這些單車馬力大，登上斜坡如履平地，橫衝直撞，都可以進出自如，瞬間來到歹徒的面前，像飛將軍過天而降，對方無從發覺，簡直防不勝防。

不美麗的誤會

把部份剪報交與「松鶴」，一直沒有發表，不關我的事。

不發表也有他們的理由，因為「松鶴」的編輯委員會認為那稿那麼多，不應再刊登剪報。我不好說，我那些文章不應列為「剪報」。如此便給人質問：「為什麼不給松鶴發表？」

「為什麼不給松鶴發表？」

讀到「不刊剪報」，我頗有感慨，「松鶴」開頭兩年，全靠剪報充塞版面。而且，許多剪報都出自高手，人家不追究，已屬萬幸，現在「不要」剪報，彷彿一個人發了達，不理糟糠之妻。

但是，我不能多說話，以免被人說是固執。

做老人家，有時也容易給別人誤會。一般人心中，以為人老了一定會固執、多疑、糊塗、嗜叨。你想向他們解釋，極不容易。因為，人人都先入為主。

我曾經以另一筆名寫了一本「步入老年的藝術」，愛蒙頓(老華僑稱爲點閱)一位讀者看了，寫了一篇長文章交給「松鶴天地」發表，充滿溢美之詞，有些「松鶴天地」義工(女士們)說我太偏袒，何以不交一些文章給「松鶴」發表。我對他們說，這些文章在結集之前，已在香港報紙、香港的老人報「松柏之聲」每期都轉載，因為我是該報義工，同時又感激他那麼看得起我，把那本書的稿費全部捐給該報，以為酬謝，當時，我也

史丹利公園

週末副刊

在加拿大的城市中，卑詩省的素里及域多利，月前經已仿照西雅圖的辦法，推行「單車巡邏」計劃，收效與西雅圖大致相同。

亞伯達省的卡加利，亦開始推行。

「溫哥華市中心區的交通，比域多利更擠塞，更多單車行路。」葛拉第說：「因此這項計劃對溫哥華市的效用更大。」

雖然西雅圖並沒有發表聲明，警務處交通組主任白烈庭督察 (Inspector Gordon Pice) 已加以反對。

他說：「這是一種跟隨潮流的盲目跟風。」

「單車巡邏委員會」聯絡人，哥頓·布賴斯市參事 (Alderman Gordon Pice)，則不同意「跟風」的說法。

他說：「我覺得葛拉第說得有理，單車巡邏計劃應該有效。不過收效究竟會有多少，目前則難以預測。」

布賴斯市參事，這件事還沒有在市議會提出，但是溫哥華警方在該處認真予以考慮。

放膽發言

在溫哥華實在不必擔心個人英語水平會影響旅遊情趣，有來客說：想不到在香港講英語的機會比在溫哥華還多。

事實正是這樣。

在溫哥華區內有廿萬華人，最密集的溫哥華市和列治文市，華裔居民佔了四分之一，到處都是龍的傳人。唐人街內更不必說，熙來攘往全部同聲同氣自己人，誰再費勁去講英語？

新移民由於不習慣加式英語，又或者英文水平不太高，所以初來時大都細心聆聽，絕少發言。其實「耳順」了也就曉得一般對話不在乎文法通順，但求達意而已。

本地最有份量的英文報太陽報，日前刊出一位讀者來函，痛斥今天身負傳媒責任的人，英文程度竟然極之差勁。

這位名叫麥花臣的讀者舉出七月卅一日這天為例——太陽報兩段要聞都犯上文法錯誤，CBC 國家電視台的一位記者，把主事位和受事位的「他」都用錯了，還有某大機構的宣傳刊物，竟連「這」「那」亦混淆不清。

講話頭頭是道，提筆一場糊塗的加拿大人，人數其實不少。不久前，有位警務人員坦白自己是文盲，他發汽車告票是「背熟」的，高工作報告是家中太太代辦的。

所以，遊美加也好新移民也好，不妨放膽發言好了。

互控

溫哥華水族館在緬尼吐巴省捕捉之條白鯨一事，餘波未了，所引起的官司竟不只一宗。

「生命力量」(Life Force) 控告與捕鯨有關的三人之後，該組織的會長彼得·韓美頓 (Peter Hamilton) 本人，亦被對方告上一狀。

這兩宗案件，將於九月十九日，同二天在緬省邱吉爾鎮的法庭開審。

韓美頓因為親自前往邱吉爾鎮阻止捕鯨，被當地的白鯨汽車州 (Debra Motel) 主人控告他「擅自進入私人地方」。他將會聘請律師出庭辯護。

但他說：「這項控罪並不嚴重，實在是對方的一種手段，因為我們控告他的朋友的控罪較為嚴重得多，故藉此跟我們討價還價，希望我們撤銷控告。」

韓美頓所指的「較嚴重控罪」，就是控告三名有關人士「虐待鯨」。

該三名被告，是溫哥華水族館兩名獸醫約翰·福特 (John Ford) 和大衛·許夫 (David Huff)，以及鯨鯨領袖·喜克斯 (John Hicks)。

一本本欄兩週前報導，韓美頓係訊，但日期未定。

「生命力量」又引用刑事法典，控告一名參加捕鯨的快艇主人。邱吉爾鎮皇家警署發言人警該快艇主人被控「蓄意令人遭受受傷」及「危險駕駛快艇」兩項刑事罪案。

「生命力量」說，在八月十二日的捕鯨事件中，快艇主人的不負責行為，使到「生命力量」的人員，生命受到威脅。

據說，當日「生命力量」的志願人員駕駛若干小艇，在河上抗議捕鯨。該快艇主人突然把快艇倒後，直向其中一艘小艇的側面疾駛，企圖撞擊把小艇撞穿。

控狀說：「當時快艇主人把裝在快艇外的引擎舉起，假如一浪捲來，那引擎就會凌空衝進小艇的船面，使到志願人員會遭受重傷。」

「生命力量」提出的第二項指控，謂「捕鯨快艇由後面撞向該會一艘小艇，令到小艇上的義工娜拉跌倒，頭部撞向船旁。」

本來經於九月五日提堂，押後聆訊，但日期未定。

怪事一則

日前，有一黃姓中年婦人，幾經她丈夫預先電話催佈，要約我在唐人街某酒樓見面，商談立即訂買屋的事，我一向以信實為身體力行的做人原則，不以為意，依時赴會，並且帶齊一切房屋資料，準備開單一切，見面禮禮後，婦人解釋丈夫因病不克前來，跟着提議找個清靜的餐廳坐下，我雖然已經吃過午飯，更不喜歡在公眾場所寫二三十萬元的 O.E.B.R.，但顧客至上，順她意思，且任由她點牛扒餐，她即道歉沒有帶錢包，所以寫 O.E.B.R. 進行得很慢，很多重要資料如銀行、工咭等號碼都推說不記得了，一切似乎就緒時，我付了單，她還藉故要多借幾拾元急用，我已幾個個月未出糧了，袋中那來的錢？

拿着契約見業主時，大家認為最低限度要查一查地址是否屬實，所以我立即飛車前去，果然沒有這人家，為穩妥起見，我立即以電話聯絡賣家，至晚上才接通，不到兩分鐘說話，這婦人已經連叫帶罵收線了。

翌日，我跟同事提起這宗怪事，原來六月來已經有四位其他公司的經紀亦有同樣遭遇，不相識的他可能不止此數。究竟該婦人除了吃一頓霸王飯，或取得一二十元現款外，可得甚麼益處，令人費解。

十二宮之福德宮

福德宮在眉毛上側，這部份可以看到人能否承受祖傳，財運和福氣的重要部位。若眉骨特別隆起，則會影響福德宮位略見低陷。若再遇此部位呈瘦削枯萎者，乃表示此人最大的缺點，就是不懂得運用金錢。只懂得任意揮霍，對財運的處理和運用，都缺乏計劃性，也無福份承受祖宗這餘蔭，縱使祖宗留下良田萬頃。家財無數，也都如過眼雲煙，剎那即逝。看來，似乎是無福享福，註定要靠自己努力，從艱難中找尋成功。

福德宮呈現瘦削，理財能力非常差，就象置身於營利事業當中，理想如何去擴展市場，多收利益，但每每是遭受重重挫折。如有合夥共同相識策劃，處理財政事項，則宜向文化事業，教育事業，設計行業或宗教方面發展，較為有利，而且前途必有厚望。

福德宮位瘦削或見凹陷，財運顯然是不太順利，但此位置有過份豐滿隆起，也未必見得好，因為多見一些尖酸刻薄的暴發戶，視錢如命的。

守財奴，雖然是身家豐厚，但是階級觀念很重，老是擺着架子，另方面又孤寒成性，就算是大機構的領導者，但對於下屬的應有福利，甚至機構內部的正常開支，都以開源節流為藉口，一切減縮，對待那些有關商務來往的新舊客戶，不管大小數目，一律採取拖帳方式，這種只顧及自己發財而不理會人家死活，令人討厭無人情味的財主，雖然身住高級大宅，豪華房車，但背後所得的，並非自己賺的，而是受到指背的目標。所以福德宮的位置，既不宜見凹陷，亦不宜過豐滿，最好是取以中庸，平滿為吉象，才可言福澤。

此部位之氣色，若現枯焦，表面似有塵埃之暗色者，生活必有困厄，事業有失，可能有債台高築之象，意外厄運，接踵而來，就是有應得之財，也似河水滾流而去，流年失利。

書云：福德天倉地閣圍，五星光照福綿綿。頻遇吉祥，蓋因福室潤澤。若還缺陷並尖缺，衣食平平更不全。

卡拉OK

最近十分流行的玩意兒相信可以算是卡拉OK (或稱 KARAOKE)。「卡拉OK」一詞是日語，意即沒有人唱的伴奏音樂。卡拉OK也是日本流傳出外的一種玩意。

據說，愈是害羞，就愈要多唱卡拉OK，以便克服面對公眾的心理，也是交際的手腕之一。有一次收視電視一個特輯介紹道「卡拉OK」現象，看到在日本，計程車的乘客後座亦設有卡拉OK機器，其流行程度可見一斑。還有的是：唱歌極之差勁的人也樂此不疲，十分熱衷，也不怕貽笑大方。可見這玩意也不局限懂唱歌的人，更加不種族國界。

近年，卡拉OK已由東南亞流行到北美洲，並且大行其道。一些酒樓食肆都設有小型卡拉OK以供顧客一顯身手，還有的是：卡拉OK已進入很多的家庭之內。一位香港朋友寫信給我說去年農曆年底，卡拉OK實到斷市，而新年期間到處聽到歌唱之聲。

這個現象使我想在電視上看到的舊電影「合家團圓」在壁爐旁的鋼琴側齊聲唱歌的歡樂場面。現代人太過忙碌，很少有機會一家人齊一堂，談天說地，唱歌跳舞，相信卡拉OK的流入家庭，也許會帶來一些家庭樂。

最近看報知道聖約瑟醫院籌款舉行卡拉OK百萬行。相信參加的人必定踴躍。

王日史

他說，在市中心區登亞街，許多人一面醉酒駕車，一面高聲播放音樂。有人已建議利用單車巡邏去對付。

布賴斯又認為，單車巡邏亦可以用來對付白鴉公園的毒販。

「巡邏警坐在單車上，」他說，「比較坐在警車裏面，可以看見、聽見、和嗅到更多東西。每當警車由巡邏車走下時，因為目標過於顯露，毒販早已把毒物拋棄或藏匿。」

域多利一向感到，對街頭毒販束手無策。

「但是自從我們設立單車巡邏之後，毒品問題已不像以往那樣嚴重，」域多利警方發言人力奇·安東尼 (Rick Anthony) 說。

現在域多利的單車巡邏，平均每個月捕獲毒販七十人。

域多利的街道上，以前有很多小童違法踏滑板，有了單車巡邏之後，現時也幾乎絕跡。

安東尼認為，域多利與溫哥華的處境相似。但一個肯推行這項單車巡邏計劃，而另一個則持反對態度，使他覺得很奇怪。

婦人之言

溫哥華水族館在緬尼吐巴省捕捉之條白鯨一事，餘波未了，所引起的官司竟不只一宗。

「生命力量」(Life Force) 控告與捕鯨有關的三人之後，該組織的會長彼得·韓美頓 (Peter Hamilton) 本人，亦被對方告上一狀。

這兩宗案件，將於九月十九日，同二天在緬省邱吉爾鎮的法庭開審。

韓美頓因為親自前往邱吉爾鎮阻止捕鯨，被當地的白鯨汽車州 (Debra Motel) 主人控告他「擅自進入私人地方」。他將會聘請律師出庭辯護。

但他說：「這項控罪並不嚴重，實在是對方的一種手段，因為我們控告他的朋友的控罪較為嚴重得多，故藉此跟我們討價還價，希望我們撤銷控告。」

韓美頓所指的「較嚴重控罪」，就是控告三名有關人士「虐待鯨」。

該三名被告，是溫哥華水族館兩名獸醫約翰·福特 (John Ford) 和大衛·許夫 (David Huff)，以及鯨鯨領袖·喜克斯 (John Hicks)。

一本本欄兩週前報導，韓美頓係訊，但日期未定。

「生命力量」又引用刑事法典，控告一名參加捕鯨的快艇主人。邱吉爾鎮皇家警署發言人警該快艇主人被控「蓄意令人遭受受傷」及「危險駕駛快艇」兩項刑事罪案。

「生命力量」說，在八月十二日的捕鯨事件中，快艇主人的不負責行為，使到「生命力量」的人員，生命受到威脅。

據說，當日「生命力量」的志願人員駕駛若干小艇，在河上抗議捕鯨。該快艇主人突然把快艇倒後，直向其中一艘小艇的側面疾駛，企圖撞擊把小艇撞穿。

控狀說：「當時快艇主人把裝在快艇外的引擎舉起，假如一浪捲來，那引擎就會凌空衝進小艇的船面，使到志願人員會遭受重傷。」

「生命力量」提出的第二項指控，謂「捕鯨快艇由後面撞向該會一艘小艇，令到小艇上的義工娜拉跌倒，頭部撞向船旁。」

本來經於九月五日提堂，押後聆訊，但日期未定。